853
宗
163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
德惟乃知

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幼小之稱言年雖少
去声而心獨善也爾心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亦
惟爾知之將言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新安陳氏

曰能慎罰者汝之心欲汝慎罰者我之心與汝心實
惟欲以德行罰耳我之心相知所以深相契相飛餘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音敏不畏死罔弗憝

越。顛越也。盤庚云。顛越不恭。暨。強。憝。惡声去也。自得罪。非為人誘陷以得罪也。凡民自犯罪。為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強狼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力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出乎人之同。惡而非郎乎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去声罪。唐孔氏曰。顛越人。謂不以死而傷。○夏氏曰。此一節。上下。文不叶。蓋舉一端。以為證耳。○陳氏大猷曰。此一節。上下。文不叶。蓋舉一端。以為證也。蓋謂如此等罪之人。人所同惡而刑加焉。豈容以次以汝封乎。所謂刑加於自犯之罪也。用刑當如此。則勢公理矣。所謂刑期于無刑。苟非人所同惡是已也。○新安陳氏曰。呂說奇。蔡亦畧。取之。然平上心讀此五句。實與上文不貫。缺之良是。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

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

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

兄亦不念鞠子羞大不友于弟惟弔音的茲。

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曲我民斁天泯
育
敏
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大意即上文之罔弗憝言寇攘姦宄固為大惡心而大可惡矣況不孝不友之人而尤為可惡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父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去声其子是父子相賊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於我為政之人而滔罪焉則天之與我民桑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

東子曰惟弔茲惟痛此惟閔此得罪之人也不于我政人得罪憫痛之深恨不自我得罪也○蔡氏元度曰先責子之不孝然後責兄之不友周礼有不孝不弟之刑而無不慈不友之罪即此意也○張氏曰民之秉彝民之常性之謂也○呂氏曰前言殷罰殷彝此言文王作罰刑者殷法常事用之父子兄弟之獄則用文王之法經紂之惡人倫戕敗文王於維持綱常之罰有作焉如地官不孝不弟之刑之類故以殷罰濫殷俗因人情之所安也以文王罰刑誅不孝不友撓亂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所在也○新安陳氏曰按前已生康叔明德以作新民矣此言慎罰而速徵不孝不友者蓋已致新民之功不率而後方殛之民之刑何用法之峻急之有又按此章孔註甚明蔡傳從之當矣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戛格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賚之法矣況外庶子訓人為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辭節者乃別布條教遵道于變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上惡於下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戮之可也○按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民孰知不孝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孔氏曰〕亹亹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新安陳氏曰〕不率大常二句或以屬上文或以屬下文不勝異說此句合鉄疑○〔吳氏曰〕速由茲義率殺即前文王所作罰刑無非義也○〔王氏曰休曰〕前言速由文王作罰刑此言茲義豈非猶文王之義刑義殺耶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君長指康叔而言也康叔而不能齊其家不能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責其臣之瘝厥君哉〔朱子曰〕乃非德用乂言汝若寬縱則小民而實非德也姑息而已蘇綽說懲王氏之弊一槩以寬為說恐非聖人刑人正法之意也○〔孫氏曰〕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言汝若寬縱則小民而實非德也姑息而已蘇綽說懲王氏之弊一槩以寬為說恐非聖人刑人正法之意也○〔林氏曰〕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責其臣之瘝厥君哉〔朱子曰〕乃非德用乂言汝若寬縱則小民而實非德也姑息而已蘇綽說懲王氏之弊一槩以寬為說恐非聖人刑人正法之意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忱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讀罰之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忌云〔朱子曰〕文王之敬忌也惡也○〔林氏曰〕裕民豈他求哉惟文王之敬忌而已。敬有所尊。而能順其所為。忌則有所畏。而能戒其所不為○〔陳氏大猷曰〕敬則律己嚴而感率者盡裕則待人寬而從容自從然敬典而不知忌刑。亦非所以全裕民之道。惟法文王之敬典忌刑。乃能裕民耳。毋念毋康既以為朕憂。則敬忌裕民之人。其有不懌乎○〔唐孔氏曰〕敬忌謂敬德忌刑○〔新安陳氏曰〕前言速由文王罰刑。速由茲義率攸兩言速由何其急速也。此言乃由裕民。乃裕民。兩言乃裕又何其寬緩也。蓋欲其以刑尊民。以懲戒人之惡。終欲其以身率人。以容養人之善。心急其急其緩並行而不相悖也○〔陳氏大猷曰〕此上二節疑有錯簡諸家皆意其然耳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敬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詩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敬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為等匹於商先王也。迪即迪吉康之迪況今民無道理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道之則爲無政於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嚴之畏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西山眞氏曰】欲道之民於吉康其何以哉惟於殷先哲王之德用之以康乂民者作而求之而已蓋殷先哲王之所爲無非道之民吉之康之道之以仁義而民趨於仁義道之以孝弟而民趨於孝弟此則所謂吉康也政之者所以正民之不能道之民偶有所適尚何政之有古之言後世所謂政者離教化而言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

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戾止也又言民不安靜未能止其心之狠疾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明思天其極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天亦不在多苟爲有罪即在朕躬況曰今庶群臣機之德其尚顯聞于天乎【新安陳氏曰】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即指文王明德慎罰之義故告汝以德之說於罰之行之時蓋欲以德行罰而非以罰行罰也今惟民不安靜未定其心迪之雖屢而猶未同民之不靜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未同。天將二汝罪一民。而罪道民者。故爽明惟天其將
罰二汝極一我之矣。我其不二汝遣一。然汝也。惟其罪不二在大一與二多。亦
毫不二盡。且為有レ罪。況曰其已上顯聞二于天一。而欲レ追
天之罰極。可レ乎。爽惟天其罰極我與爽惟民迪レ吉
康同。爽惟蓋當時之語。此王責已以勵二康叔一也。要之
此等語言多不レ可レ強。
觧。難レ通者不レ如レ缺之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
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
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哉。毋作可

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
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
謀寛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殄而
棄絶矣　陳氏經曰毋作致怨之事用敗事之謀蠱
常之法。皆起怨之道也。敬如一言以蔽之。能不惑於非謀非彝。心之
不安。則必喜異而厭常。德之不顧。則無内省之實。
猷之不遠。則貪目前之利。亡他日之患。凡此皆基
於不誠也　○陳氏大猷曰為治有不易之定論通
行之常道。明德慎罰。是也。捨是則為非謀非彝。王
恐叔惑於邪說異術。謂民難以德化。易以刑服。如
封德彝之惑太宗者。故戒以勿用。而惟斷以至誠
也。不則敏德。如上章法文王之敏德。如上章法古人之敏德。是也。慮其悠悠而欲其汲
汲。故以敏德言。又恐其欲速也。故又欲其安汝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安則恐其警省不至也。故又欲其曰顧汝德。顧則又恐其察慮之大過也。故又欲其弘遠汝謀。庶能優游寬裕而與民相安矣。○【西山眞氏曰】裕乃以寬政。但自無作怨以下數句。行之優裕。即所以致民之寧。而民未至於優裕。皆勉強也。與前德裕乃身之裕同。至此則不以言用罰。而純言用德矣。○【陳氏雅言曰】非謀非爨。即作怨之事。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皆敏德之事。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肆。未詳。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無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服命。高其聽不可畢忽我言用安治爾民也。【爾雅曰】肆今也【復齋董氏曰】肆語辭。如肆予沖人肆祖考成王之肆。【陳氏大猷曰】無徒我所以與爾之也。服命即所服受之誥命。高乃聽。猶萬所聞之爵命。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勿廢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命。而服行之。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世享。對上文殄享而言。【朱子曰】殄享

享世享皆享於天子○〔李氏杞曰〕康誥一篇始終以敬哉敬典為言是知致敬本康叔所以化商民之綱要其大於此○〔新安陳氏曰〕商民不孝不友化之之本在於敬五典耳勿替所當敬之典常即前所謂罔不克敬典者篇終復申言之太學引惟命不于常而斷之曰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弗念弗聽則珍享不善而失之也敬典聽告則世享善則得之也武王封康叔拳拳反覆於文王明德慎罰之家法無慮數百言未復以天命之無常享國之難必若警戒之康叔實能敬聽而力行其言為長久計哉

豈偶然哉

酒誥

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嫉土商之都邑其染惡

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

今文古文皆有○〔按吳氏曰〕酒誥一書本是兩書以其皆為去声下酒而誥故誤合而為一入而並同

自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以下武王告受之辭故都之書也自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書之體為去声一入而作則首稱其人為衆人而作則首稱其衆為一方而作則首稱天下而作則首稱君陳書首稱君陳為

一人而作也其誓首稱六事之人湯誓首稱格汝衆此爲衆人而作也湯誥首稱萬方有衆大誥首稱大誥多邦此爲天下而作也多方書爲四國而作則首稱四國多士書爲多士而作則首稱多士今酒誥爲妹邦而作故首言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爲一書無疑按吳氏分篇引證固爲明甚但既謂專誥妹邦不應平聲有乃穆考文王之語意酒誥專爲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之

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爲稱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尚克用文王教者亦申言首章文王誥廸之意其事則主於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二篇而實爲一書之一體也

[朱子曰]當初周公使管蔡者想是武庚與商之頑民與他乘此那時好在必不疑也後來必乘公是第一反執太權以臨天下管蔡猷想得被這幾個與動了所以流言說公將不利於孺子這箇都是武庚與商之頑民教他所以使得這管蔡如此後來周公所以做酒誥丁寧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如此。必是當日因酒。做出許多事。中間想必有說話。而今書傳只載得大槩。其中更有幾多機變曲折在。○徐孟寶問。楊子雲言。酒誥之篇俄空焉。馬答曰。孔書以巫蠱事不魯。傳漢儒不曾見者多。如鄭康成晉杜預皆然。想楊子雲亦不曾見。○【林氏曰】紂以酒亡國。餘書猶存。酒誥所以作也。○【新安陳氏曰】此篇初以酒戒妹土之人。不專為康叔言。但責之以丁寧之。至末二云。固專戒康叔之身。欲其以身率國人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邦。即詩所謂沫鄉。篇首稱妹邦者。詰命專為妹邦發也。【孔氏曰】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薛氏曰】妹。古沫字。沫。水名。因水名地。○【新安陳氏曰】揭一起之頭。說个明字大命。令于妹邦大命。即下文是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上篇言文王明德。則曰顯考。此篇言文王誥毖。則曰穆考。各有當也。或曰。文王世次為穆。亦通。毖。戒謹也。少正。官之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貳也。文王朝夕勑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
令民作酒者。為大祭祀而已。西土庶邦。遠去商邑。
文王誥誡亦諄諄以酒為戒。則商邑可知矣。文王
為西伯。故得誥誡庶邦云。【新安陳氏曰】按昭穆之
以穆考為穆穆之穆。則詩稱武王曰。率見昭考。此
昭字又如何訓耶。穆穆之證也。○【王氏炎曰】言
正曰長。亟曰久。御事。治事之臣也。有正有少。○唐
孔氏曰。世本云。儀狄造酒。又云。杜康造酒。本人以
意為之。今言天降命者。蓋人為亦天之所使。則非
天之所以降命之本意矣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去聲德亦罔非酒

惟行去聲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酒之禍人也。而以為天降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
爾箕子言受酗酒。亦曰天毒降災。正此意也。民之
喪德。君之喪邦。皆由於酒。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
辜【朱子曰】南軒酒誥一一段。皆天降命天降威處。誠
千古百年。儒者所不及。今備載其說曰。酒之為物。
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即天之命也。而人以酒
之故。至於失德。喪身。即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惡天
之降威者。乃併與天之降命者去之。五倫則不知。
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命者自在。如飲
食而至於暴殄天物。釋氏惡之。必欲食蔬菜如五倫
則不止於暴殄而已。衣服而至於窮極奢侈。釋氏
惡之。必欲衣壞色之衣。吾儒則止其奢侈而已。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於惡淫惡而絶夫婦吾儒則去其淫惡而已。釋氏本惡人欲并與天理之公者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泥沙之濁而窒之以土。不知土既窒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澄其泥沙而水之清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呂氏曰』天降命所以使民置酒者。以祭祀無酒。無以薦馨香。非以資人之酣飲也。後人失其本意。乃以酒得禍而亦曰天降威也。○『林氏曰』聖人所為而以為天降威也。酒所因即天降威也。○『新安陳氏曰』天降命與天降威當對觀。說酒之初意本為祭祀。乃天之降命也。酒之流生禍亦天之降威也。酒一而已。用以祀者。此酒也。喪德喪邦者。亦此酒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人之於酒。知其祭祀而本於降命之天。又能於疏飲而漸染於無酒禍矣。○『吏氏湖曰』吾圻喜辭人何其服酒誥之訓。世守於無窮也。始也商俗淫湎武王以酒誥戒之。逮幽王之世。上下沈湎。衛武公作賓之初筵以見衛人非特一時聞訓。不敢自越於慆淫。又能以其所以為慆淫者。傳為子孫戒焉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敎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小子。米子之稱。以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王專誥教之。有正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毋同。毋常也。毋常於酒。其飲惟於祭祀之時。然亦

必以德將之無至於醉也〔陳氏大猷曰〕此又告教庶邦庶士之小子○〔林氏曰〕禁於未發之謂豫發然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湯訓蒙士文王教小子穆王告幼子童蒙皆易養蒙之一也○〔陳氏曰〕酒則正事聽矣故不可棄酒○〔陳氏曰〕有官則不敢飲有事則不暇飲飲惟祀酒飲福受胙也○〔林氏曰〕無常者非不飲也蓋不可非所當飲而生飲者惟因賜胙而已○〔呂氏曰〕以德將之不至於醉中無所主則為麴糵所迷矣○〔新安陳氏曰〕以德將之不至於醉天理足以制之故不亂而燕喪威儀無德以將之故耳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文王言我民亦常訓道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勤稼穡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日生為子孫者亦當聽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為小德小德大德小子惟一視之可也〔陳氏曰〕彝訓之常訓也○〔呂氏曰〕大抵縱酒者多不事稼穡勤稼心臧聰不聰則諸諺聽聽藐藐不畏於事但於大德小德無所分彼為大德此為小德猶以酒為小德無害於大德之化亦各訓迪子弟惟土地所生之物是愛故其心臧聰聽祖考之常訓之常則入於耳者熟聽於心藏矣是時為子弟者亦各聰聽祖考之常訓之常則入於耳者熟聽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之聰則志於小也恪故於小大之德視之惟一不以謹酒為小謹酒為非小德則酒非小過亦明矣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

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音古用孝養去声厥父

母厥父母慶自洗他典反腆他典反致用酒

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嗣續純大肇敏服事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脩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於貿音茂易牽車

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脩農功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慶則汝可以用酒也農為本賈為末○既種黍稷後遠服賈民父柒沉酣之俗繼自今宜純用股肱之力以從事於農商以養其父母並農商言之於理為長○新安陳氏曰此以下武王通教妹土之民與臣及康叔也孟欲妹土臣民與康叔先藝黍稷後遠服賈以嗣續其股肱之力而凡用心惟在於事考長養父母不敢分心於他適也先用心於黍稷餘力始從事於服賈見急於務本而不急於逐末亦風俗之厚也服田與服賈若皆以孝養為先尚奚暇於縱酒哉○呂氏曰前禁酒如此之嚴至此復教之使用酒者聖人之教至於斷絕人情則不行所

以閉其飲酒之門者多矣故開其一門而使之有節。
但不可踰
此節取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
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
克永觀省。惡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
乃自介用逸。茲勞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
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武王教妹土之臣也。庶長也。曰君子者賢之也。
典常也。羞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未詳不惟
曰者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言爾能
常常友觀內省。使念慮之發營爲之際。惡稽乎中
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於身而可以交
於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進饋祀爾亦可自副而
用宴樂也。如此則信爲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
順元德而永不忘在王家矣。按上文父母慶則可
飲酒羞耆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本欲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絶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若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而民從者此也孝養嘗禘祀皆因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且爲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湎酒也哉〔林氏曰〕先王養老之禮執醬執爵執爵執觶所以奉尸也凡以致其醉飽耳作而稽於中德無過與不及也中德即中道也即貞而言則曰中道則曰中德中德無過與不及也中德即中道也即貞而言則曰中道則曰中德中德爲主能稽中德則無過不及飲惟見於羞饋祀而非祀不飲以此乃可爲王正事之臣以此天亦若其元德由中德可文之爲大德也德之一字爲酒誥一篇之綱領聲之救乎大渾之一寸膠也上文之德將無醉下文之經德顯德馨與此之稽中德若元德實互相照應云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徂往也輔佐文王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也言文王必酒之教其大如此〔西山眞氏曰〕夫有司之不腆酒於天命何預而王乃

以克受殷命。為眡此之由。何耶。但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酣。以致墜墜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哉。○[冥氏曰]凡稱我皆武王自謂也。余謂三十篇皆武王書。觀此一節可以無疑矣。或者終謂周公代成王之言。何為三篇無一言及武王。周公達孝。不應遽忘之。若是也。若果周公之言。則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之下。但繼以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乃周公受之。而武王不與也。無是理矣。○[新安陳氏曰]上文言邦君以下用文王教。故武王即以我受殷命承之。若以為周公之言。則是用文王教之下。畧無一字及武王。可自公不敢言。不必待明者而後知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

王畏相去声惟御事厥棐音匪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以商君臣之不暇逸者。是亦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已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聖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賢迪畏者畏之而見於行也。畏天小民。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

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況曰其敢尚飲乎。【厚】【孔】【氏曰】周受命於殷。燕衛居殷地。故舉殷代以酒興亡為戒。○【林氏曰】【經】德秉哲。乃畏天畏民之實。○【王】【陳氏大猷曰】【經】德秉哲。乃畏天畏民之實。○【王】【氏炎曰】御事。猶言治事。凡經言御事。無下大小之臣皆可稱也○【新安陳氏曰】上文言殷先王以不酒酒。殷之以酒興亡以為戒。此先言殷先王。以不酒酒而興也。迪畏以下數句。與崇飲相反。迪畏天民。則常若上帝之臨汝。常見小人之難保。敢縱酒乎。一節縱酒。則玩而不知畏。天顯雖可畏。酣飲則不暇顧。小民雖可畏。酣飲則不暇顧。惟有守而不昏。必不縱酒。一節縱酒。則酗于酒德。而所守變荒迷于酒。而所見昏矣。畏相非荼。不暇不遑。則有敬畏無暇遑。必不縱酒。一節縱酒。則君臣淪胥。醵酣之場。而荒酣遑豫不暇顧矣。商人以尚敬為法。尚敬為戒。曰畏。曰恭。皆尚敬之謂也。尚敬則百善成。尚飲則百邪生。○【西山眞氏曰】此章乃一篇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
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
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
尹人祇辟
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

之根本。凡人敬則不縱。縱則不敬。商之君臣。既以酒亡。於敬畏天下之物。不足以動之。況荒敗於酒。乎此正天理人欲相為消長之幾。宜深味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伯在内服則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國中百姓與夫里居者亦皆不敢淫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敢者有所畏不暇者有所勉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祗辟而使之益不怠耳成王顧上文成王而言祗辟顧上文有恭而言呂氏曰尹人獻臣越及百事而言陳氏大猷曰越及也伯諸侯之長内服畿内也庶尹衆官之正亞次也樂正酒正之屬宗工尊大夫惟服奔走服事之人下士府史之屬百官族姓通指朝廷君臣風化如此宜乎内外皆不敢淫于酒不敢怠而不敢縱耳不暇則有職者勤於職無職者勤於德自不暇

敢縱之為亦不為也祗辟敬君也○陳氏經曰商先哲王以迪畏為心已之所行無非此畏子孫之所遵無非此畏群臣之所效法無非此畏前乎此後乎此文王之不侮鰥寡武王之夙夜祗懼此畏也商先王恭行敬畏不惟其子孫為能然王朝之御事皆然不惟御事皆然外服之諸侯内服之百官里居之百姓亦然以見君臣上下内外無一不在敬畏中豈惟不敢敖亦且不暇敖所以不暇者果何事哉上以助成君德之顯明下以盡正人之道而自敬其法而已矣○陳氏經曰商先王之前後君臣内外一皆以敬畏修德為心故不敢酒而興欲康叔法其所以興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

音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非彝用燕喪去声威儀民罔不盡迭力傷心
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下貍反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音離
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
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去声于殷罔愛于
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以商受羞腆于酒者告康叔也後嗣王受沈
酗其身昏迷於政令不著於民其所祇保者惟
在於作惡之事不肖悛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泰
誓所謂奇技淫巧也燕安也用安逸而喪其威儀
史記受為酒池肉林使男女倮下果反而相逐其威
儀之喪如此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
亡也而受方且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逸力
行無度其心疾狠雖殺身而不畏也辜在商邑雖
滅國而不憂也弗無馨香之德以格天上帝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惟民怨惟群酗腥穢之德以聞于上故上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

【陳氏大猷曰】殷先王之興邦在於迪畏紂死臧且不畏此所以喪邦也○【西山眞氏曰】今之小人一醉之餘急疾強狠水火可入兵刃可蹈則受之情狀可知矣○【馬氏曰】古民人字通用○【新安陳氏曰】此縱言紂以酒而亡也此章與前多相反相成前言紂以荒淫為心故沈湎于酒而慮前訖後酒醒德馨香祀庶群自酒腥聞在上帝酒此曰弗惟德馨香祀庶群自酒腥聞在上帝酒初意本以祭祀今不以祭祀而惟用於羣飲無馨香之聞而惟腥穢之聞不亡何待前曰天降喪小大邦用喪此曰非酒惟辜辜此曰天降喪于殷惟民自速辜前乃泛言其理此專指殷亡之事

辜以實其說也前曰自介用逸繼曰不敢自逸此又曰不惟自息乃逸閔愛于殷惟逸自介用逸也自逸乃逸惟逸以逸為逸也使不以剛介之介訓之而但曰助曰副則與此所云逸者何以異哉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愛如此其詳者古人謂人無於水監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於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監則其得失可知今啟民自速喪畏命矣我其可不以啟民之失爲大監戒以撫安斯時乎新安陳氏曰此總結上文引啟先哲王後嗣之意起下文言欲康叔率群臣以剛制酒之意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邦伯

劼古八反毖音必

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

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

圻父薄音傅

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劼用力也汝當用力戒謹啟之賢臣與鄰國之侯甸男衛邦伯之不湎于酒也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皆啟獻臣侯甸男衛邦伯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文王啟廸厥邦厥士同義啟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況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汝之所友者及其賢臣百寮太臣可不謹於酒乎

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工固欲知所謹矣況爾之所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於酒乎曰友曰事者國君有所友有所事也然盛德有不可友者故孟子曰吉之人曰事之云乎

豈曰友之云乎。服休服采。固欲知所謹矣。況爾之疇匹。而位三卿。若折父迫逐遠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不可不謹于酒也。折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先言折父者。制殺人湎酒。以政為急也。折父。農父。宏父。固欲知所謹矣。況汝之身。所以為一國之視傚者。可不謹於酒乎。故曰。汝剛制于酒。亦劼毖之意。剛果用力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上之。則欲於酒德也哉

朱子因論獻徵書曰人說荊公穿鑿。只是好處亦用還他。且如知惟若疇至定厥。古註從父字絕句。荊公從遠保辟絕句。鑿出諸儒之表。○王氏曰殷獻臣。謂獻臣而今里居者。侯甸男衛。謂四方諸侯接於衛者。服休者。以德為事。謂在位者也。服采者。以事為事。謂在職者也。戒康叔劼毖于酒。先嚴其所當親之為友者也。○林氏曰康叔為諸侯長。故劼毖及侯甸男衛上言殷獻臣。下言獻臣之為百宗工者此。○薛氏曰二十史掌邦法。在王朝。則貳冢宰。在侯國。則為冢宰之地。○陳氏傳良曰諸侯有大史無內史。內史。惟天子有之。內史是商故臣。康叔所當親之為友者也。○王氏休曰休。德也。作德日休。是也。服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以事為事。采事也。若予乘是也。○蘇氏曰酒非剛制一字最有意。當時酒之為病甚深。苟泛泛悠悠。則不能制。○新安陳氏曰剛制。固欲必之意。而用力加重焉。亦前人之意也。此章有四剛字。一節重於一節。所職愈重。則所戒愈嚴。欲必以上所戒勅言。剛制。以已所檢制言。在群臣。則當謹上之戒。在兼叔。則當防已之欲。然身以率下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音逸）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為姦惡者也。佚失也。其者未定辭也。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殺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為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白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為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林氏曰西土邦君。御事小子。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是周人已率教者也。而或羣飲。不可不嚴為之法。商人則反是。○蘇氏曰殺。飲至於群壞風俗者也。商人則何以為國耶。故於商人。則待之以教而使悛。悛於周人。則嚴之以殺而使懼。其云者非必殺也。有殺之之理。語曰其然豈其然乎。傳曰天其或者其之為言有疑意存焉。將開其恐懼

修省之心而激其遷善遠罪之念勿不必於殺也
○【劉氏上真曰】此書不責商民之頑而責在位之躬化商之故都太家世族猶多而康叔之百官有司自周而往者亦有之自知大史友以下皆康叔之百官有司也曰群飲撥此輩也雖民為群飲有司之事耳康叔以國君治之豈曰不明而何必歸之于京師乎執歸于周亦恐康叔之專殺曰予其殺厥為之刑而未必殺也忠厚之意寓於嚴厲之言豈不明哉一篇始終之意皆以在位者為言而解者不察盡以民言之過矣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殷受道迪為惡之諸臣百工雖湎于酒未能遽革

而非羣聚為姦惡者無庸殺之且惟教之【新安陳氏曰】殷諸臣湎酒者勿殺而姑教之以其染惡深而被化淺也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

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有者不忘之也斯此也指教辭而言享上享下之享言殷諸臣百工不忘教辭不湎于酒我則明享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於汝弗潔汝事時則同汝于羣飲誅殺之罪矣【王氏曰休曰】此三節皆王告康叔之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呂氏曰】明享彰明使享祿位以下勸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辯治也乃司有司也即上文諸臣百工之類言康叔不治其諸臣百工之湎酒則民之湎酒者不可禁矣【唐氏曰】或曰典聽朕教或曰典聽朕毖之辭朕毖何也曰毖者為教之心教者為毖之辭○【新安陳氏曰】汝當常主於聽我毖我之言也酒誥一篇終始以毖必慎三言始終以毖必殷獻臣篇終又曰汝典聽朕毖之一辭乃司民湎于酒一句讀不異孔氏作二句讀曰辯使也勿使汝所司之民湎于酒唐孔氏畧轉一機謂勿使汝所司民吏湎于酒吏當正身以率士民也王氏曰汝司民有湎于酒則以正治之勿為之辯以為無罪蘇氏曰當專之一司以察況湎若以況責辯吏而不治其司藥必不行矣呂氏讀勿辯為句謂復有徇舊習者汝不可辯說誘之舊習其實乃所司牧之民湎于酒是誰之過歟蔡氏讀勿辯乃司為句其說最優於諸家然此句恐有脫誤不如缺之○【董氏曰】供祭祀潔地隆神取其馨香下達求諸陰之義也故用之冠婚賓客供養老又以其能養陽也故用之燕飲而不得醉焉未嘗過也自禹敘彝倫以下至此皆周公追述文王之教

梓材

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諭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比稽田作室為雅故以為簡編之別非有他義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不臣進戒之辭以書例推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即命曰也肆王惟德用者猶召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也已若茲監者猶無逸嗣王其監于茲也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猶召誥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參考與周公召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者此篇浔於簡篇斷爛之中文取不全而進戒爛簡有用明德之語編書者以與周厲殺人等意合又武王之誥有曰王曰監云者而進戒之書亦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為文意相屬編次其後而不知前之所謂王者指先王而言非若今王之為自稱也後之所謂監者乃監視之監而非啓監之監也其非命康叔之書亦明矣讀

書者優游涵泳潛玩反覆繹其文義審其語脉一篇之中前則尊諭卑之辭後則臣告君之語蓋有不可得而強合者矣〔宋子曰〕呉才老辨梓材之錯亂而移易得出人意表者然無如才老此様處恰恰好〇〔呉才老〕考究得梓材只前面是告戒臣下不稱王後都稱王恐別是一篇無從考正只得於言語句讀中有不曉者缺之又曰梓材後半篇又不知何處錯得來此與他人言皆不領會曾與陳同父言陳曰每要看不覺今思之誠然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大家臣室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孔氏曰〕卿大夫及都家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間者惟邦君也〔陳氏大猷曰〕大家如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之類左

傳載封康叔分以啟民七族有陶氏至終蔡氏即衛之大家也大家之情與國君常疎與國之臣民素服屬於大家而大家之強恒亦臣民擁助之也國君能施仁政撫其臣民由臣民以達其情於大家則臣室之所慕之又由臣以達其情於天子而邦君之責盡矣○【呂氏曰】自康叔言則有臣民大家三等自王言之則率土皆王臣厥臣皆在其中矣○【新安陳氏曰】邦君處上下之間達王必自達大家始得罪於臣室者不以公正而無以服其心也臣室難以強力服而可以公心化以厥民及臣達之是邦君一人之心以一國臣民千萬人之心通乎公正能通乎一國千萬人之心通達於大家之流通而無留滯也必矣

汝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百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恒常也師師以官師為師也尹正官之長旅衆大夫也敬勞恭敬勞來也但往也歷人者罪人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戕敗者毀傷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疢其手歐擊之刺疢音尼漢薛宣傳註以杖手歐擊之刺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瘡瘢者謂疢痛也師右曰疢音後也此章文多未詳【朱子曰】亦厥君先敬勞至戕敗人宥之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類。都不成文理。不可曉。○新安陳氏曰蔡傳僅訓字。而云此章文多未詳。信當缺之。今姑采合諸說解之曰。次若。常棣發越。謂羣臣言我有交相師師之三卿。與正長之君。衆大夫之旅。我欲無虐殺人耳。亦以其君先恭敬勞來其民。為臣者遂往效其君以敬勞。遂與往一日為姦宄殺人者。罪人所經歷者。今比皆寬宥。與之為新群臣。遂亦見其君之事。凡戕傷人。毀敗人物者。亦寬宥之矣。君宥其大者。臣亦宥其小者。大意欲康叔率其臣以戒虐殺。施寬宥也。○王篇。庶之移之氏之殿傷也

王啓監厥亂。為民日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

罔攸辟。音僻

監。三監之監。康叔所封。亦受畿內之民。當時亦謂之監。故武王以先王啓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為民而已。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而容蓄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此汝今為監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戒虐人可也 陳氏

【大猷曰】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自諸侯之右監以監萬國乃諸侯之長也康叔之為監

【新安陳氏曰】三篇意相承而相濟康叔以衛侯為司寇故武王命之多及於刑康誥又覆於明德慎罰悉矣不以得已而及於速由文王罰刑速由茲義率殺酒誥又以懲羣飲為務而曰其殺時同于殺皆非得已也逮至梓材告以戒於此終矣惠慮康叔因前二篇及于殺而意或偏倚於刑也故此篇惟以尚寬宥無刑辟為言仁至哉武王之心其帝舜刑期于無刑之心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音茲惟其陳修為厥壇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堅其寄反塈才賚反樸斲音朴卓

稽治也敷菑廣去草棘也壇畔也畎通水渠也塗塈也丹雘赤色之名

堅泥飾也茨蓋也梓良材可為器者雘采色之名

敷菑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武王之所已為也壇畎堅茨毋雘則望康叔以成終

【宋子曰】梓材一篇有可疑者如稽田垣墉之類不相似以至於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却又似洛誥之文乃臣戒君之辭非酒誥語也

【蘇氏曰】敷菑開墾也○【陳氏大猷曰】敷菑開墾也治也○【孔氏曰】陳列修治壇畔也左傳如農之有畔○周禮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曰畎

墻也。〔馬氏曰〕卑曰垣。高曰墉。○說文。賢、傳塗也。○穀梁傳。焚雍門之荻。范甯註。荻、謂葦萑蓋室也。○〔陳氏大猷曰〕其粗曰樸。致巧曰斲。○〔唐孔氏曰〕穫、是采色之名。有青有朱。丹雘、則是朱色者。○〔新安陳氏曰〕三者之譬。謂武王既盡勞以治之。叔當因舊成就潤飾。以終之。不可變成規而廢前功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𣪘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先王。文王武王也。夾。近也。懷。遠爲近也。兄弟。言友

愛也。泰誓曰。友邦冢君。方來者。方方而來也。既盡也。先王盡勤用明德而懷來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視效於下也。后。後王也。式。用也。典。舊典也。集。和輯也。此章以後若臣下進戒之辭。疑簡脫誤於此。〔唐孔氏曰〕夾者。是人左右而夾之。故言近。夾音協。○左傳。以夾輔周室。夾、音甲。○〔陳氏曰〕人心尊君親上之天。惟用明德。足以感動之。懷來諸侯。爲已夾輔。庶邦享上親若兄弟。各以其方而來。其來享也。亦皆盡用明德。非勉強而然也。式。法也。用明德。則先王之典也。後王式典法先王之用明德。而已。如是。則集庶邦丕享。前之庶邦丕享。則無乎不享矣。今曰丕享。則既謂自此章以後。爲他書錯簡誤於此。則不當復以武王命康叔辭之。只作臣告君之辭可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皇）（付）（越）（疆）（于）（王）
越及也皇天既付中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也朱子
曰尚書句讀有長者如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是一句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肆）（惟）（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肆今也德用明德也和懌和悦之也先後旁來之也迷民迷惑染惡之民也命天命也用慰悦先

王之克受天命者也陳氏大猷曰迷民未率故王之使不得不懌之使不得不怨先引之於先後助之於後和不惟以悦民心亦所以悦先王受命之心○新安陳氏曰肆今也故也遂也朱子曰承上起下之辭書中肆字在句首者如肆類于上帝肆嗣王丕承基緒肆惟王其疾敬德與上文肆為今也又按明德者人心虚靈不昧之理無上下之間亦無前後之間先王所既用以享天下子子孫孫所勤用以懷諸侯諸侯所用以懌迷民及用此明德也何上下之間乎

肆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肆）（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已語辭監視也此人臣祈君永命之辭也按梓材有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之言而編書者誤以監爲句讀音豆而爛簡適有已若茲監之語以爲語意相類合爲一篇而不知其句讀之本不同文義之本不類也孔氏依阿其說於篇意無所發明王氏謂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覲禮考之天子以正遏諸侯則稱王亦殊釋難通獨吳氏以爲誤簡者爲得之但謂王啓監以下即非武王之誥則未必然

【新安陳氏曰】已若茲監與自古王若茲監相似而實不同上文之監平聲二監之監去聲

聲監觀之監已矣君其監觀于茲臣所祈於君惟曰欲自今至于萬年。端拱為天下王。王之子子孫孫永保民而已。曰若萬年惟王之子孫永保民。則欲世世王公而非移於王家也其人臣祈君永命忠愛無窮之心藹。讀此篇只依呆字句讀此書專言王惟不敢則子孫萬年享國故以皇天所付為言。詳考太誥康誥酒誥梓材四篇反覆丁寧以敬為戒以不敬為戒殆其切於此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後之王者以不敬及其子孫者多矣。而世主不以為監小人又或附會六經以勸之。殺悲夫殆哉。唐末五代之亂。殺人如麻。敢食周太祖既克京師。夜召其故人知星者趙逆。義問。漢祚所以短促。延壽答曰。漢木下木。以刑殺寬濫。故不及期而滅。時太祖方以兵圍劉銖及蘇逢吉。第期滅其族聞。延義言。襲煞貨之。誅止其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2099

云讀至此未嘗不流涕太息故表其義以救世云
○【葵初王氏曰】蘇氏此論大為有勸戒有補世主

書經大全七卷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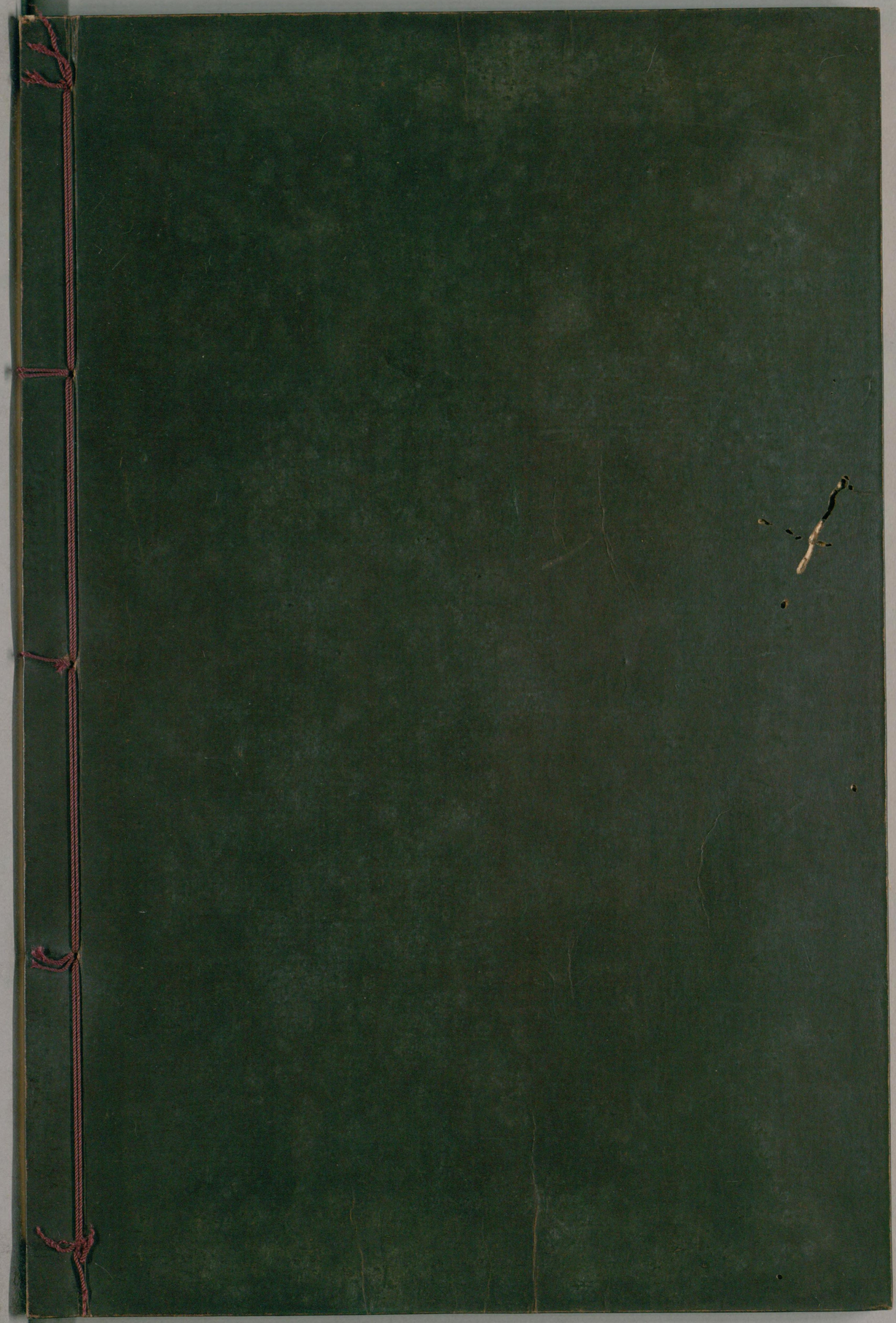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853
特別
163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